闻 一 多 研 究 动 态

第六十三期

主办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　　北京·2006 年 10 月

==========

★　史料发现

【新发现的闻一多佚信、佚画】　5 月 16 日与 6 月 6 日，天津《今晚报》连续发表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的短文，除对闻一多和梁实秋的三首佚诗的写作经过作了补充外，还提供一幅佚画和一封闻一多致梁实秋的佚信。

写在“清华学报稿纸”上的佚信，文字很短，仅为：“实秋：临行前事忙，文章还是赶不完，现将前一部分奉上，余俟到家后准寄来。顺候　年禧　多”。该信没有写明时间，据闻一多的次子闻立雕推测，可能写于 1922 年年初。其理由是：1921 年暑假前夕，闻一多为声援北京国立大学教职员的索薪斗争，参加罢课，被清华当局给予留级一年，推迟出洋的处分。暑假后，闻一多回到清华园，与梁实秋等共同创办“清华文学社”，从此结为莫逆之交。在这之前，闻一多与比他低两个年级的梁实秋并不熟悉，不大可能给梁实秋写信。另外，信中有“到家”、“顺候年禧”之句，也与 1922 年 1 月闻一多回湖北浠水老家与高孝真举行婚礼事相合。闻一多在清华学校读书十年，都是暑假回家的，仅有 1922 年是寒假返乡。至于，信中说到的“文章”，则可能就是《律诗的研究》，这是闻一多用了很在功夫写的一篇诗歌理论著作，在清华园时便开始写作，于蜜月中完稿。寄给梁实秋的“前一部分”，

应当就是这篇文章的前半部。

关于佚画的人物，梁文蔷文章中说是张嘉铸，这一点得到闻立雕的认同。佚画人物左肩写有“多　1925”几字，而这一年，与闻一多交往最密切者，为余上沅、赵太侔、张嘉铸三人。当时，他们住在纽约的万国公寓，并为前一年的 12 月共同成功演出英文古装剧《杨贵妃》而兴奋不已，那是中国剧首次搬上美国舞台，当时引起很大轰动。正是那次成功，1925 年 5 月，闻一多与余上沅、赵太侔方怀着振兴国剧运动的理想，离美回国，而张嘉铸则留下做他们的“驻美大使”。分别在即，为朋友做一幅人物速写，当在情理之中。另外，闻一多对张嘉铸印象甚佳，这年 9 月 23 日，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曾说：“新交中有张君嘉铸者……张君之文学美术鉴赏力甚高，敦敦好学，思想亦超凡俗……余能得如张君其人而友之，宁费幸哉！”既然如此，为张嘉铸作画就更不足为奇了。至于这幅画为什么会保存在梁实秋手里，那就无

从知晓了。

【梁文蔷为梁实秋《谈闻一多》补遗】 6月2日，梁文蔷在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发表《为〈谈闻一多〉补遗》，对梁实秋在《谈闻一多》中所说的他们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求学时发表的三首英文诗，做了补述与订正。

文中写到：我的父亲梁实秋曾写过一本纪念闻一多先生的小册子，书名为《谈闻一多》，1967年由传记文学杂志社在台湾出版。这本书是写闻一多在清华求学、游美及返国教书，一直到抗战发生为止的几个重要时期。该书提起闻一多在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读书时写过一首诗，在学生办的报上发表，引起全校师生的注意。但是作为作者的父亲说“……可惜剪报我现时没有带在手边。”父亲去台湾时的行李只有一个手提箱，我可以理解这份剪报当然是留在北平的老家了。所以，这本书的读者就没能欣赏到闻一多早年写的英文诗。闻一多遇刺已整整六十年，纪念他的老友也辞世近二十年了。我竟在无意中觅得此诗，如获至宝。追思前代人的经历、友谊，和他们那个时代留美学生的种种遭遇和感受，不胜欷嘘。遂提笔记下我获宝的始末，并将三首英文诗试译成中文，为《谈闻一多》补遗。

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。因为他老提闻一多，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。1946年夏我们在四川北碚雅舍时获悉闻一多遇刺的消息，父亲的悲恸使我难以忘怀。所以，虽然我无缘认识闻一多，他的一切似乎于我并不陌生。

我得到闻一多的英文诗起源于我对父亲留美期间经历的浓厚兴趣，总想寻觅他在美国留下的足迹。去年父亲的曾孙黄犀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，我突发奇想，拜托他去查父亲在哈佛的档案。事有凑巧，哈佛规定学生离校八十年后档案始可公开。父亲一九二五年离校，刚好合格。于是顺利地取得全部档案。我得到了鼓舞，一不作二不休，立刻上网寻找父亲在科罗拉多学院的档案。该校有特设办公室，专门负责管理校友事务。办事员认真热心，不但寄来全部档案、各种相片和年刊，还主动地替我找到父亲与闻一多在学生办的报纸上发表的诗。这使我感激，也敬佩他们服务的精神。

影印的报纸包括三首诗。第一首是一位署名 M.R.的美国学生的诗，题目是“Chinee”。不是《谈闻一多》书中所说的题目 The Sphinx。显然是年代久了，父亲记错了。第二首诗是父亲回敬的一首，题为 Reply from a “Chinee”。用的名字是 C.H.Liang，即父亲学名梁治华的英文简写。第三首诗是署名 T.Wen 的 Another “Chinee”Answering。按父亲在书中的解释，闻一多原名是一个“多”字。“一多”是他的号。

梁文蔷在文中还将三首英文诗译成中文，鉴于篇幅所限，这里不再录出。有兴趣者，很容易从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找到。

~~~~~~

★ 亲属的回忆

【闻铭述说闻一多的婚姻生活】 《北京晚报》2006年9月14、15日两天，连载了闻铭撰写的《玉箫牙板听红豆——父亲闻一多的婚姻生活片断》。闻铭是闻一多的长女，熟知许多外人不甚了解的闻一多的婚姻生活，这篇回忆，介绍的就是父母结婚前后的一些往事。

人们知道闻一多与高真的结合是父母包办，但两家究竟是什么关系，却知之者甚少。对此，闻铭在文中介绍说：外祖母是父亲的十姨妈，闻一多是高真的表哥。高家也是个大族，据说原籍合肥，后迁至湖北黄冈的潞口镇。其先祖在明朝时立有战功，曾受皇帝召见和奖赏。高家后代一直保存着一面秦朝铜镜，据说就是当年皇帝赐予的宝物之一，所以高家每逢过年都要张灯结彩，挂上祖先的业绩以激励子孙。在闻铭的记忆中，曾外祖父做过清朝的知州、同知等官，还做过道台。外祖父高承烈(字敬伯)早年就学于京师法政学堂，曾任广东饶平县知县、绥远恳务局坐办、安徽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、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。高承烈为官清正廉明，办案时别人送的金首饰和衣料等都退了回去，只留下万民伞，故在官场多年，却一点积蓄都没留下来。高承烈
~~~~~~

40 多岁患了肺结核，不得不告退，家境随之败落。由于常年在外，高承烈见识较广，思想也比较开明，他主张女孩子进学堂，不缠足，还资送胞弟去日本留学。说起来闻、高两家是门当户对，但外祖母最初是不愿意将爱女给过去的，她说堂姐严厉，怕女儿将来受不了。可是外祖父早就看上了闻一多的聪明才智，总夸奖他，特别夸的他文章和字写得好。他对外祖母说:“我就是喜爱他！婆婆嘛，管他呢，跟婆婆才多少年？将来还是跟丈夫的时间长!”就这样，由外祖母的一位表弟——父、母亲的五舅做媒人，两家定下了这门姨表亲。那时父亲才八九岁，母亲比父亲小四岁，他们还是天真的幼童。

对于这门娃娃亲，闻铭说父亲一直不愿意去想，不过对表妹的成长还是关切的。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时，他曾给外祖父去信，要求不要给高真缠足，要送她去上学。1921 年父亲赴美留学前夕，祖父担心儿子出洋后会变心，执意要在行前给他完婚。父亲痛苦地拒绝了祖父的要求，但后来还是禁不住家人们的苦口婆心，为了不伤父母的心，最后作出自我牺牲，于 1922 年 1 月 8 日与母亲举行了婚礼。

高真是带着六大箱嫁妆到闻家的，她一迈出花轿，一双天然足就在闻家大院引起了涟漪。在闻氏家族中，高真是第一个不缠足的女人，这在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的农村简直成了一大新闻。看客中不少人暗自鄙夷，一些叔房里的女人更蔑笑不已，议论纷纷。高真后来不止一次对闻铭谈起这件事，她笑道：“嬷嬷（父亲的大嫂，即我们的大伯母，家乡称之为嬷嬷）她们后来告诉我，叔房里的人回去还笑我。有人问：‘几大的脚？’她们撇撇嘴：‘小——脚!’随着伸开食指和拇指，比作一只小脚模样，指指食指，又指指胳膊肘，说：‘从这儿到这儿!’”母亲说着，也比划给闻铭看，惹她哈哈大笑。但是，受到讥讽的高真，却给闻氏个家族带来了新的气息，开了新风俗的先河。后来，闻家的女孩子纷纷效仿，从此都不包脚了。闻铭写到:”母亲说。她从城里来，又上过学堂，在乡间的女辈中，不免显得有些与众不同。“家里人都学我，我算是新式的，大脚，有文化。细叔（父亲的胞弟闻家驷，排行

最小，家里称之为细叔，他的发妻，我们称为细娘）后来去外面读书，我还帮细娘给他写信。细娘连梳头都学我的如意头。婆婆也叫我给她梳头哩!”还有，结婚前父亲就提出不祭祖、不叩头、不闹新房三个条件，尤其是不跪拜一条，在乡间也是从未有过的，母亲是第一个受惠者，高兴地说：“我脚冻了，痛得要命，就怕磕头，一听说不磕了，可把我解放了。”母亲打破了旧传统，以后父亲的弟弟结婚时都不跪拜不磕头，只行鞠躬礼了。

蜜月里，母亲来到新家的不安渐渐消失，父亲也喜欢母亲的温柔纯朴、善良宽厚、贤惠和勤谨。尤其令父亲欣慰的是，母亲虽然还带有一些封建妇道的影响，却有一颗不甘于现状、向往自由的心。父亲的这种感受，在他的《红豆》诗中就有倾吐。新婚期间，父亲很少出门，整天坐在屋里看书写文章，那篇著名的《蜜月著〈律诗底研究〉》就是这时脱稿的。当时，父亲还从唐诗三百首中选出一些讲给母亲听，教母亲吟诵，遇到生字时，还不厌其烦地讲解。在父亲的真诚耐心讲授下，母亲很快进入了美妙的诗境，以至两个妹妹也加入了这蜜月的诗国之旅。闻铭说：母亲当年学的唐诗，到晚年还能背诵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闻铭在胡同口的小书店排了半天长队，买回一套新出的唐诗选，要母亲告诉其中哪些是父亲当年教过她的，母亲便随口吟出了一些诗句。当天晚上，母亲还在那两本诗选中夹了许多纸条递给我，闻铭数了数，有 20 首之多。1982 年母亲 80 大寿时，不记得哪个小孙子在祝酒时脱口背了一句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，却又想不起下句，母亲立时接了过去，“欲饮琵琶马上催……”。这诗虽与祝寿场面不太相宜，但母亲诵诗，却为全桌增添了意外的惊喜和欢笑。

本刊地址: 100006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 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

电　　话: (86-10)6525.5400-617　　传真: 6513.3283

电子信箱: wenlm@cass.org.cn　&　wenlm1950@yahoo.com.cn